

水与大地的
永恒交响

董国宾

当呼伦湖的晨雾还未散尽,鸟梁素海的芦苇丛已传来水鸟的啼鸣。在内蒙古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不是稀缺的点缀,而是流淌的血脉。它漫过草原化作九曲回肠的河,聚在洼地凝成碧波荡漾的湖,渗透戈壁滋养出倔强的绿,用千万种姿态,为北疆大地谱写灵动的诗篇。

呼伦湖的盛夏是一场蓝与绿的盛宴。湖水像被天空染透的绸缎,从岸边的浅蓝渐变成湖心的深蓝,偶尔有小船驶过,在水面划出两道细长的银痕。湖滩上的芦苇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便掀起绿色的波浪,藏在丛中的水鸟扑棱棱飞起,翅膀掠过水面时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当地的渔民划着船穿梭在芦苇荡里,渔网撒开的瞬间,惊起一群群银鱼跃出水面,鱼鳞反射的光芒让湖面仿佛落满了星星。傍晚时分,夕阳把湖水染成橘红色,岸边的蒙古包升起炊烟,奶茶的香气混着湖水的湿润,在风里漫出很远。

沿着西拉木伦河向西,便遇见了草原上的“银丝带”——莫尔格勒河。它不像其他河流那样奔涌向前,而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迂回曲折,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舍不得离开这片辽阔的土地。河边的牧草长得格外茂盛,绿油油的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羊群在河边饮水,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像一幅流动的油画。牧人骑着马跟在羊群后面,红绸子腰带在风中飘扬,偶尔哼起悠长的牧歌,歌声顺着河水流淌,与远处的马头琴声交织在一起。河湾处的蒙古包前,孩子们正围着勒勒车玩耍,笑声惊飞了停在草叶上的蝴蝶,也为这片宁静的草原添了几分热闹。

穿过乌拉特草原,鸟梁素海便出现在眼前。作为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它像一颗镶嵌在河套平原上的绿宝石,滋养着周边的万物。湖面上的芦苇荡一望无际,翠绿的芦苇秆顶着雪白的芦花,风一吹便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每年秋天,成千上万的候鸟飞到这里,白天鹅在水面上游弋,丹顶鹤在岸边踱步,它们的身影倒映在湖水中,与蓝天白云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湖边的农民忙着收割芦苇,捆好的芦苇堆在岸边,像一座座小山。黄昏时分,人们划着船归来,船舱里装满了新鲜的鱼,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继续向西,便来到了额济纳旗的额济纳河。它不像其他河流那样宽阔,却在戈壁滩上孕育出了神奇的胡杨林。额济纳河汨汨流淌,岸边的胡杨有的枝叶繁茂,有的已经枯死,却依然保持着挺拔的姿态。秋天的河两岸,胡杨树叶子变成了金黄色,阳光穿过树叶,在水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河边的沙地上,偶尔能看到牧民留下的脚印,还有驼队经过时留下的蹄印,这些痕迹在风沙的侵蚀下,渐渐变得模糊,却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岁月变迁。傍晚的额济纳河格外宁静,夕阳把胡杨的影子拉得很长,河水泛着金色的涟漪,仿佛在诉说古老的故事。

冬日的北疆河湖,更藏着别样的生机。呼伦湖结起厚厚的冰层,晶莹得像一块巨大的蓝冰,牧民们穿着毡靴在湖面上穿梭,冰镩凿开冰面时,会涌出带着寒气的清水,不一会儿就有鱼儿跃出。莫尔格勒河的河面凝结成银带,岸边的枯草裹着雪霜,羊群从冰上走过,蹄子踏在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就连阿拉善戈壁的小河,也会在夜间冻成冰凌,清晨阳光一照,冰凌折射出七彩光芒,与远处的沙丘相映成趣。

除了这些知名的河湖,内蒙古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溪流,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在草原、戈壁和山地之间。在乌兰察布的辉腾锡勒草原上,小溪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穿过风车林立的草原,为牛羊提供着甘甜的水源;在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地,季节性小河在沙地上蜿蜒,滋养出一片片沙柳和杨柴,让沙漠渐渐披上绿装;在阿拉善的戈壁滩上,小溪隐藏在沙石缝隙中,偶尔露出水面,便成了戈壁生灵的生命之源。

水与大地的相遇,造就了内蒙古独特的风光。它让草原更绿,让湖泊更蓝,让戈壁不再荒凉。在这片土地上,水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生命的象征,它滋养着草原上的牛羊,滋养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当风吹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仿佛在诉说这片土地的故事,奏出水与大地的永恒交响。

站在呼伦湖岸边,望着无垠的湖面,心中便会涌起无限的感慨。北国的水,没有江南水乡的温婉,却有着草原的辽阔与戈壁的坚韧,它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生机与希望,也为北国风光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

风把云朵揉碎了撒在草尖,每一滴露水都裹着半透明的阳光。我踩着没过脚踝的针茅往前走,靴底沾满苍耳的刺,像带着一路细碎的星子。远处的敖包正被晨雾漫过基座,彩幡在风里被抖成断断续续的呼吸,恍惚间竟像是大地在轻声呓语。

这是我第三次闯进这片草原深处。第一次是跟着牧人的勒勒车,车轮碾过芨芨草的声响里,藏着比马头琴更古老的韵律。第二次是追着迁徙的羊群,它们把绿色的地毯铺出斑驳的金黄,却在转身处留下星星点点的羊粪,那是给大地最虔诚的标点。而这一次,我带着空白的笔记本,想破译草原藏在风里、土里、生灵里的幸福密码。

晨光里的奶桶

天刚蒙蒙亮时,毡房的毡帘被轻轻掀开。琪琪格奶奶的银镯子在门框上撞出清脆的响声,像给黎明敲了声起床铃。她穿着靛蓝色的蒙古袍,袍角绣着的云纹被露水打湿,贴在膝盖上,倒像是从草原深处刚采来的云朵。

“来,尝尝新挤的奶。”她把木碗递过来时,指缝里还沾着奶渍,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白。我接过碗,温热的奶液晃出细密的泡沫,混着淡淡的青草香滑进喉咙。原来牛奶是会说话的,它说昨夜的风很温柔,说今早的草叶上有月亮留下的吻。

奶桶就放在毡房外的草地上,桶壁结着一层薄薄的奶垢,那是时间留下的年轮。琪琪格奶奶挤奶时从不着急,手指在牛肚上轻轻一捏,奶线就像银链似的坠进桶里,叮咚,叮咚,像是在数着草原的心跳。

有只刚出生的小牛犊在旁边蹭着母牛的腿,尾巴甩得欢,琪琪格奶奶腾出一只手摸摸它的头,“慢点喝,没人跟你抢”,语气里的温柔,比桶里的奶还要稠。

“我们草原人家,日子就像这挤奶,急不得。”她擦了擦额角的汗,阳光刚好落在她眼角的皱纹里,那些“沟壑”里仿佛盛着整个草原的晨昏,“你看这牛,你对它好,它才给你好奶。你要是在这儿,它会反闹脾气。”

我看着奶桶里渐渐升高的奶,忽然明白,幸福有时就像挤奶,不是用力追赶,而是耐心等待。那些急匆匆想要装满的欲望,往往不如慢下来的温柔,能接住生活醇厚的馈赠。

风里的马蹄声

正午的太阳把草原晒得发烫,远处传来哒哒的马蹄声。阿古拉骑着他的枣红马从山坡上下来,马背上的鞍鞯磨得发亮,边角的流苏随着马蹄的节奏轻轻摆动。

牧民们围坐在火堆旁,手里端着酒碗。巴图大叔的歌声像被篝火烤过,带着

“跟我去放吧。”他勒住缰绳时,马打了个响鼻,喷出的气团里混着草屑,落在我的手背上,暖暖的。我爬上马鞍,阿古拉一夹马腹,枣红马便轻快地跑起来。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把头发吹得乱蓬蓬,却把草香灌了满鼻。原来风是有形状的,它在马鬃上变成流动的河,在草尖上化作跳跃的火苗,在我张开的指缝间,成了抓不住却能感受到的拥抱。

马群在河边喝水时,阿古拉躺在草地上,嘴里叼着根草茎。他指着天上的云说:“你看那朵云,像不像去年冬天掉进冰窟窿的那只羊?”我顺着他的方向望去,那朵云确实胖乎乎的,正慢慢悠悠地往远处飘,像是在找回家的路。“后来呢?”我问。“后来?”他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牙,“后来被我阿爸捞上来了,冻得硬邦邦的,像块冰疙瘩,烤了半天缓过来。现在啊,它是羊群里最肥的那只。”

马蹄踏上草地时,总会避

开开得正艳的格桑花。阿古拉说马很懂草原,它们知道哪些草能吃,哪些花该留着给蝴蝶当房子。“我们骑马,不是征服草原,是跟草原跳舞。”他拍了拍赤红马的脖子,马低低地嘶鸣了一声,像是在附和。

我看着马蹄印里慢慢渗出来的水,那是草皮下藏着的泉眼。原来幸福就像这马蹄声,不必刻意追赶上远方,踏稳脚下的每一步,就能在身后留下一串串清澈的回响。

篝火边的故事

夜幕像巨大的毯子,一下子就将草原盖了起来。篝火噼啪地燃着,火星子打着旋儿往上飞,像是要给漆黑的夜空钉上几颗星星。毡房周围的马灯亮了,昏黄的光圈里,飞蛾打着转儿跳舞,它们大概也知道,温暖的地方不该缺席。

牧民们围坐在火堆旁,手里端着酒碗。巴图大叔的歌声像被篝火烤过,带着



草原人家

口松和忠

点沙哑的暖意,从喉子里滚出来,在草原上荡开一圈圈涟漪。他唱草原的辽阔,唱河水的清澈,唱远方的客人像亲人。歌声里没有悲伤,连提到去年冬天冻死的三只羊时,调子都带着点释然,仿佛在说:没关系,草原会记得它们来过。

有个扎着小辫的孩子,拿着棍棒拨弄堆火,火星星被他搅得漫天飞。他的阿妈笑着拍下了他的屁股,“小心点,别烫着”,语气里的责备轻得像羽毛。孩子咯咯地笑,把脸凑到火边,映得两颊通红,像挂在枝头熟透的沙果。

我问巴图大叔,草原上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他把酒碗往地上一磕,酒液洒在草地上,滋滋地冒了点烟雾。“就是现在啊。”他指着篝火,指着我们,指着远处吃草的牛羊,“有火,有朋友,有活着的劲儿,还不够吗?”

风从火堆旁溜过,卷走了火星子,却留下了更旺的火苗。原来幸福就像这篝火,不必刻意添柴,只要心里有光,就能照亮自己,也温暖身边的人。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凑在一起,就是能抵御寒夜的火焰。

雨伞里的毡房

半夜突然下起雨来。雨点打在毡房的毡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无数只小手在敲门。我从睡梦中惊醒,听见毡房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拉开毡帘一看,阿古拉正披着雨衣,把羊群往毡房附近赶。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淌,在下巴上汇成小水流,滴在草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下雨的时候,羊容易受惊。”他抹了把脸,雨水混着汗水往下流,“得把它们赶到背风的地方,不然明天准有几只感冒。”羊群在他的吆喝声里挤成一团,有只小羊羔钻到母羊肚子下面,抖着湿漉漉的毛,眼睛却亮得像黑葡萄。

雨越下越大,远处的山峦被雨雾裹了起来,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像一幅没干的

水墨画。毡房里,琪琪格奶奶正往火塘里添柴,铜壶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水汽在毡顶上凝成水珠,顺着木梁往下滴,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倒映着跳动的火光。

“这雨好啊。”奶奶给我递来一杯热茶,“下过雨,草就长得快了,羊就能吃更肥的草。”她的眼神望向窗外,雨帘里的草原在她眼里,仿佛已经铺满了青青的草,开满了艳丽的花。

雨停的时候,天边泛起鱼肚白。草叶上的雨珠把阳光折射出七彩的光,远处的河流流得更欢了,哗啦啦地唱着歌。阿古拉赶着羊群往山坡上走,湿漉漉的羊毛在晨光里闪着光,像是一群会移动的云朵。

我踩在被雨水泡软的草地上,脚下的泥土带着腥甜的气息。原来幸福就像这场雨,有时会打湿你的衣裳,却总能在雨后,给你一个更干净、更鲜亮的世界。那些看似糟糕的时刻,或许正是成长的养分。

行囊里的密码

离开草原的那天,琪琪格奶奶往我手里塞了块奶豆腐。“带着吧,想草原了,就尝尝。”她的手粗糙却温暖,把奶豆腐捏得紧紧的,像是要把草原的味道都裹进去。阿古拉送了我一根马鞭,鞭梢系着红布条,“以后要是累了,就想草原的风,它会推着你往前走。”

我的车慢慢驶出草原,后视镜里的毡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绿毯上的一颗白纽扣。风还在耳边吹着,带着奶香,带着马蹄声,带着篝火的余温。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字,却突然发现,草原人家的幸福密码,根本不需要文字来记录。

它藏在晨光里奶奶的温度里,藏在风里马蹄踏过的节奏里,藏在篝火边不设防的笑声里,藏在雨帘里坦然的等待里。它是懂得慢下来的耐心,是珍惜当下的坦然,是与万物共处的温柔,是接受无常的释然。

车窗外,一群大雁排着队往南飞,翅膀在蓝天上划出淡淡的痕。我忽然明白,幸福从来不是藏在远方的宝藏,而是我们走过每一步路时,留在心里的印记。就像草原上的草,枯了又荣,荣了又枯,却总能在每一个春天,长出新的希望。

我的行囊里没有金银珠宝,却装满了草原的风、草原的光、草原的心跳。这些,就是我破译的幸福密码——它简单得像草叶上的露珠,纯粹得像牧民眼里的光,却能在往后的日子里,在心里长出一片草原,永远辽阔,永远明亮。

风北
韵疆

万里北疆

□江超

我,在这里
吹着高原的风
看着北国的雪
当大兴安岭
托起第一缕晨光
巴丹吉林的驼铃
带着星辉摇晃
光之所向
跨过山河苍莽
广袤的蒙古
心中眷恋万里北疆

我,在这里
放牧天边牛羊
挖掘无尽矿藏
红山龙街舞玉魂回荡
莫尔格勒河
弯弯曲曲的流淌
乳都飘香
落在挤奶姑娘手掌
敦勒歌长调
卷起青涩叠浪
亮丽的蒙古
富饶资源万里北疆

我,在这里
走过山林湖草
趟过大漠长河
用双手
编织安稳的屏障
风车转动新质力量
库布其瀚洋
把日光收藏
蒙古马跑向跑
奔向黄河奔向长江
温暖千座城
点亮万家灯
团结奋斗内蒙古
守望相助万里北疆

呵!万里北疆内蒙古
你是大地的锦绣
呵!万里北疆内蒙古
你是心中的守候

蜿蜒的秦汉长城
(外一首)

□贾雨川

北方的落日映照
边墙在岁月里长出了心
羌笛留下爱恨
墙角缝隙爬满青苔
马蹄声钻进石缝里沉睡
金戈、箭镞在风里锈蚀
鹰隼盘旋在山野

蜿蜒起伏的脊梁
驮着山下飘起的炊烟
枕着草原睡着了
烽火台不再提醒
城、障、烽、燧解除使命
野草乘机疯长

边界线早已远去
篝火之外群星拱着明月
舞蹈里的图腾、战争
被酒香抹去了
陶罐、瓦当碎了心
埋在夯土的深处

岩画里星象迷惑了时间
千年沧桑留给文化猎人

光禄塞

站在光禄塞遗址的那一刻

光线穿越了年轮
千年前的阴山下
牧马成群,麋鹿追逐
匈奴单于醉在大帐里
王昭君的琵琶
弹着汉宫乐

大雁徘徊
追着南行的车轮
风雨带走相思与憾恨
石门障褪去华服
天空如洗

光禄塞的陶片还在
讲着当年的风俗
群峰笼盖
绿草漫过羊群
花开在原野
怎样的画笔
能描绘出北方的美人

风长了翅膀
飞进文化的骨子里
大融合的文明
刻在石壁的岩画
顺着草尖飘在白云上
随乌苏图勒河的清泉
飘得很远

星诗
空

□更生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秦婉莹在教室里批改作业,窗外的萨日朗花开得正盛,橘红色的花朵在阳光下闪烁着柔美的光。

秦婉莹清楚地记得5年前,她第一次来到科尔沁草原孟根塔拉牧场小学的情景。那时她刚从师范大学毕业,怀揣着一腔热血报名去边远牧区支教。从此,秦婉莹踏上了5年支教的道路。那天,她先是坐汽车,后又换乘牧场的皮卡车。路两旁的萨日朗花竞相斗艳,似在欢迎她的到来。经过一天的颠簸,傍晚时分来到简陋、整洁的校舍。

秦婉莹震撼的是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那天放学后,秦婉莹作业还没批改完。五年级的高娃抱着一束萨日朗花跑进教室,“老师,送给你。妈妈说你要走了,是真的吗?”高娃眨着大眼睛,声音里带着几分不安。秦婉莹接过花,闻着淡淡的清香,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没错,按照计划,秦婉莹的5年支教结束后,将去城里的重点中学任教。

可是……

秦婉莹抬头看了看这间由场部仓库改造的教室。墙上贴着孩子们一起制作的手工作品,角落里放着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的多肉植物,黑板旁还挂着去年教师节孩子们送的画。

就在前天,牧场的那顺爷爷专门来找

她,“秦老师,我们知道留不住你。但这5年,孩子们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以前村里没有几个孩子能考上旗里的中学。你要的是能再多留几年……”

秦婉莹没有当场答应,只说需要时间考虑。

放学后,秦婉莹沿着通往场部的道路慢慢走着。经过达古拉奶奶家时,老人正在院子里晒蘑菇。“秦老师,听说你要走了?”达古拉奶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我孙子乌力吉以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都能给你写信了。放了学,他主动写作业,还帮我打扫院子。”

再往前走,遇到了